

从丹溪传承河间看金元胃阴学说发展

朱佳杰¹ 傅睿² 刘珊³ 杨良俊¹ 陈明显¹

1.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杭州 310012 2.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杂志社

3.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摘要: [目的] 梳理朱丹溪对刘河间学术思想的传承,探讨金元时期胃阴学说的发展。[方法] 通过对刘河间和朱丹溪主要著作的研习,查阅相关文献报道,搜集、整理、归纳刘河间及朱丹溪胃阴思想的主要内容,并梳理、分析两者间的传承发展关系。[结果] 刘河间虽以火热立论,但亦十分重视脾胃,且提出“胃中润泽”的观点,临证多用寒凉药物,辅以滋阴降火,并顾护脾胃。朱丹溪通过亲炙罗知悌,全面继承河间学说,在其“火热论”的基础上,提出“相火论”,提倡“滋阴则火自降”;进一步发展河间“阳热怫郁、宣通玄府”的观点,创立了著名的“六郁”学说,着眼于脾胃气机升降;传承河间“胃中润泽说”,治以“养胃滋阴”,形成了独特的丹溪养胃理论。[结论] 研究朱丹溪对刘河间的传承脉络,对于理解其独特的学术思想、了解金元时期胃阴学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刘河间;朱丹溪;胃阴;传承;金元四大家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5509(2022)07-0741-04

DOI: 10.16466/j.issn1005-5509.2022.07.008

Investigate the Stomach Yin Theory Development of Jin and Yuan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nxi Inheriting Hejian
ZHU Jiajie¹, FU Rui², LIU Shan³, et al 1. Tongde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310012), China; 2. Journal Off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jia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U Hejian's academic thoughts by ZHU Danxi, and discuss the stomach Yin theory development of Jin and Yuan Dynasties. [Methods] Through studying the major works of LIU Hejian and ZHU Danxi, as well as relevant literature reports, this paper collected,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main contents of LIU Hejian's and ZHU Danxi's stomach Yin thoughts, and analyze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Resul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re and hot, LIU Hejian was skilled in using herbs of cold and cool nature. However, he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leen and stomach. ZHU Danxi totally inherited the theory of LIU Hejian from LUO Zhitai. On the basis of Hejian's fire theory, Danxi put forward the ministerial fire theory, advocating that nourishing Yin would reduce fire. Additionally, Danxi developed Hejian's viewpoint of "obstruction of Yang and heat, diffusing sweat pore", established the famous "six kinds of stagnancy" theory, focusing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Qi activity; furthermore, inheriting Hejian's "moist in the stomach" theory, and treating with nourishing the stomach to reinforce Yin, forming the unique theory of Danxi's nourishing Yin. [Conclusion] To study the inheritance of ZHU Danxi from LIU Hejia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his unique academic theory, as well as the stomach Yin theory development of Jin and Yuan Dynasties.

Key words: LIU Hejian; ZHU Danxi; stomach Yin; inherit; The Four Great Famous Doctors i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中医胃阴学说是养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源于《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但论述较少。到金元时期,胃阴学说进一步发展,以“金元四大家”中的刘完素与朱震亨为典型代表,二人虽然学术思想各不相同,但在理论与传承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完素(1110—1200),字守真,河北河间人,故世称刘河间,以火热立论,对外感火热病的贡献突出^[1],其顾护脾胃的学术观点,如“胃中润泽”等学说也不容忽视。朱

震亨(1281—1358),字彦修,浙江义乌人,又号“丹溪先生”,通过亲炙罗知悌而得刘河间之再传,又私淑张从正、李东垣等,可以说是继承河间,融合各家,作为“滋阴派”鼻祖著称于世^[2],在其提出的“相火论”“六郁”“养胃滋阴”等观点中均可发现对河间学术思想的延续。本文拟探讨两者间的学术思想传承,并从中窥探金元时期胃阴学说的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004333);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Q21H290002);“十三五”浙江省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17-XK-B02);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2021ZA035)

Fund project: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82004333);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of Zhejiang Province(Q21H290002); "13th Five-Year Plan" Zhejiang Province TCM ke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lan Project(2017-XK-B02); Zhejiang TC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2021ZA035)

通信作者:陈明显,E-mail: chenmingxian2005@163.com

1 理论重脾胃,观点一脉承

中州脾胃运化水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赖其化生之精微滋养,因此河间视其为一身之本,如《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中提及:“土为万物之母,胃为一身之本。”^{[13]90}此外《素问气宜保命集·卷上·原脉论第二》中还提及“若土无气,何以生长收藏;若气无土,何以养化万物,是无生灭也”^{[13]116},以及“动物神机为根在于中,故食入于胃,而脾为变磨,布化五味,以养五脏之气,而养荣百骸,固其根本”^{[13]104}。此外,他还认识到了火热病机与脾胃生理(尤其脾胃阴液)有着密切关联,如指出“脾本湿,虚则燥”,即脾胃阴液不足,水不能制火,致阳热偏亢、火热上炎,进而可以产生“身瘦焦痿”等症状;更甚者,脾胃阴液衰竭,燥热无制,生成消渴^[4]。

丹溪承河间思想,对脾胃的重视程度更胜前者,他在《格致余论·大病不守禁忌论》中说“胃为水谷之海,清和则能运”“夫胃气者,清纯冲和之气,人之所赖以生者也”^{[15]15},《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云“人之生而有形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之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15]7},可以说脾胃功能与机体健康密切相关,影响到生、长、壮、老的每一个阶段。此外,丹溪还认识到胃气的强弱与疾病的预后密切相关,甚至能决定人之生死,如《格致余论·人迎气口论》云:“若男子久病,气口充于人迎者,有胃气也,病虽重可治。”^{[15]18}《格致余论·大病不守禁忌论》则云:“而伤败之胃气,无复完全之望,去死近矣。”^{[15]15}

可见,两人虽代表不同流派,学术思想侧重不同,但对脾胃重要性的认识上是一致的,盖因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无论何学术流派、治疗何种疾病,均当顾护脾胃。后世医家亦遵从此道,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总结了从医七十载的经验并概括为八字诀,将“持中央”放于首位^[6]。

2 临证顾脾胃,运用有新知

刘河间虽被归于“寒凉派”,用药以苦寒泻火为主,但其顾护脾胃的思想亦不容忽视。有学者对其代表作《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进行统计,发现炙甘草、茯苓、白术和人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4味药物;其次,当归、生姜、肉桂等甘温之品亦是高频用药,可见其临证大量运用寒凉药物的同时非常注重顾护脾胃,并配以甘温之品,以防伤正;聚类分析筛选出10对核心药物组合,其中有9味药是归入脾胃经的要药,可见河间在

方药组合中,亦十分重视脾胃用药^[7]。

丹溪在临证中重视脾胃正气的养护,而且不再局限于顾护脾胃药物的使用,还涉及药材炮制、剂型选择、攻伐时机和饮食宜忌等多个方面:(1)药物炮制:苦寒药物炒用,以防损伤脾胃,如大补丸及补阴丸等方中所用的黄柏、黄连、知母等药物。(2)组方配伍:济阴丸、补肾丸和虎潜丸等方中皆用温中理气的干姜、陈皮、砂仁等;巴戟丸、填精补髓丹和三才封髓丹中佐以健脾益气的人参、白术、甘草;而治疗酒色过度,损及少阴的补阴丸,冬加干姜,夏加砂仁五味。此类配伍皆为顾护脾胃。(3)药物剂型:临证多用蜜丸、姜汁蜜丸、神曲糊丸、米糊为丸等顾及脾胃,如《丹溪心法》中治疗痰积泄泻,“用海粉、青黛、黄芩、神曲糊丸”^{[15]108};热证咳血,“青黛、瓜蒌仁、诃子、海粉、山梔,以蜜同姜汁为丸”^{[15]124}。(4)攻下时重视胃气的强弱:如《格致余论·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中记载的“叶先生滞下”^{[15]14},承气证并“气口虚”,丹溪先以“参、术、陈皮等”稍养胃气,再予承气汤攻下而安。(5)饮食宜忌:丹溪指出“病而服药,须守禁忌”,若“恣意犯禁”,则“败伤之胃气,无复完全之望,去死近矣”^{[15]15}。正如《格致余论·大病不守禁忌论》中记载其族叔因病后妄食,损伤脾胃,终不治而亡^{[15]15}。

两人理论上均十分重视脾胃,在临证上亦有体现。河间在组方中多伍顾护脾胃之药,而丹溪则进一步发展,在药物炮制、组方、剂型、攻伐时机以及饮食等多方面体现顾护脾胃的思想。

3 河间火热论,丹溪相火论

河间以火热立论,结合运气学说,提出“五运主病”“六气主病”;精研《内经》,发挥病机十九条,并重点拓展火热病机,使得“六气皆从火化”成为火热论主导^[8]。其次,河间还谈到“五志皆可化火”,《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曰:“五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悲,一作忧,若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13]97}《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云“五志所发皆为热……凡热于中,则多干阳明胃经也”^{[13]98},其中“心火暴甚,而肾水衰弱”^{[13]102}乃内生之火的重要因素。

《丹溪心法·火》中将火分为三种:郁火、实火和虚火^{[15]98}。前两者治以发散、清泻,法于河间。丹溪独重后者,倡导“补阴即火自降”,实则亦由河间“五志化火说”演变而来。如《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对相火的论述“二脏(肝、肾)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

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人之情欲也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5]7},认为人的情欲是引动相火的原因,这也符合他以理学思想来解释医学的背景,并指出只有“葆精毓神”,才能不使阴亏,否则“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5]25}。

河间从五运六气论火,火热为病,多为外感,实证为主;而丹溪认为相火妄动,阴液亏耗,归于内伤,多为虚证。可见,丹溪的“相火论”是对河间“火热论”中“五志化火说”的继承和发展,并认为相火妄动,则真阴易耗,这也是丹溪滋阴学说形成的理论依据。

4 河间重阳郁,丹溪创六郁

河间认为“阳热易为郁结”^{[3]103},提出“阳热佛郁”的观点^[9],认为阳热佛郁,可致胃肠玄府郁闭,不得正常宣通,气血津液不能宣行布达,发而为病,如《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所云“阳热气盛,则腹胀也”“肠胃佛热郁结,而气液不得宣通,令人心腹痞满”^{[3]93}等。治疗以“宣通玄府”为法,用药首选辛温,“盖辛热之药,能开发肠胃郁结,使气液宣通,流湿润燥,气和而已”^{[3]92};此外,河间还提出寒凉药也能开发郁结的观点^[10],认为“一切佛热郁结者,不必止以辛甘热药能开发也,如石膏、滑石、甘草、葱、豉之类寒药,皆能开发郁结”^{[3]92},如《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治疗吐泻下利的“桂苓甘露散”^{[3]88}。

丹溪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郁学说”(气、血、痰、湿、食、火),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佛郁,诸病生焉”^{[5]159-160},进一步延伸了“郁”的病理过程,且以气郁最为多见,并指出“凡气有余便是火”^{[5]432},这一观点延续了河间的学说^[11]。然而,丹溪认为六郁为病,重点在脾胃,《丹溪心法·六郁》云“凡郁皆在中焦”^{[5]159},盖因中焦脾胃乃气机升降之枢纽,《格致余论·鼓胀论》中也指出:“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成天地交之泰。”^{[5]20}因此,治疗围绕中焦,以恢复气机升降为法,方以越鞠丸,方中以调理气机、宽中降气之香附为君,配以健运脾胃、辛温升散之苍术,两药相配,“一升一降,故散郁而平”^[12]。

由此可见,河间以“阳热佛郁”为核心,治疗以辛热配伍辛凉,开发郁结、宣通气液;而丹溪在河间阳郁的基础上提出六郁,扩大了郁的范畴,并以气郁为主,

脾胃升降失枢为关键,治疗以越鞠丸调畅气机为法。河间的“阳热佛郁”理论为丹溪“六郁”的提出奠定了一定基础。

5 胃中常润泽,养胃以滋阴

刘河间强调“胃中润泽”的生理特点,指出“土为万物之母,水为万物之元。故水土同在于下,而为万物之根本也。地干而无水湿之性,则万物根本不润,而枝叶衰矣”“食入于胃,而脾为变磨……而养荣百骸,固其根本,则胃中水谷湿润而已……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受气皆在于脾胃,土湿润而已”^{[3]104-105}。认为土中润泽,水土相合,是万物得以生长的前提。因此,脾胃也要保持润泽,才能发挥其后天之本的作用,正如《三消论》中所说“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禀受于脾胃,行其津液,相与濡润滋养矣”^{[3]273}。由此可见,刘河间可谓是开创胃阴学说的先驱^[13]。

河间以火热立论,虽认识到须保持“胃中润泽”,但其在脾胃病的治疗上仍以清热泻火、开通郁结为主,辅以滋阴降火。如对于“大便干涩,乃大肠受热,化成燥涩”^{[3]55}者,河间指出“宜开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3]123},治疗以清、通二法同用,喜用大黄、牵牛、黄芩之类^[14],认为火热清、郁结开,则津液自复。又如《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以人参白术汤治疗“胃膈瘵热烦满,饥不欲食,瘵成为消中”^{[3]55},方中重用石膏、寒水石、滑石,配合知母、大黄、栀子、连翘,旨在清热泻火解毒,兼以芍药、栝蒌根、当归养阴清热,辅以人参、白术、茯苓顾护脾胃。再如当归承气汤“大黄、芒硝去胃中实热,当归补血益阴,甘草缓中,加生姜、枣,胃属土,此引至于胃中也”^{[3]140},再次体现了河间以寒凉除热为主,滋阴降火为辅,同时兼顾脾胃之本的思想。

而丹溪继承了河间的思想,并对其进行发展,在“阳有余而阴不足”的思想指导下,更注重滋阴降火^[15],如对于肠燥便秘,丹溪认为“燥结血少,不能润泽,理宜养阴”^[16],以及“使孤阳之火不炽,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运行,精液乃能入胃,则肠润而通矣”^{[5]19-20},药用四物汤去性燥之川芎,滋阴降火润燥,辅黄芩以清热,伍陈皮以理气,佐甘草和诸药^{[5]10},使血养热清气调,便秘自除。同时,丹溪强调脾胃在阴气生成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人之阴气,依胃为养”^{[5]27}的观点。如《格致余论·呃逆论》中赵立道久下而阴虚,发呃逆,丹溪以“人参、白术煎汤”,并以“炼蜜饮之”而安;又“陈择仁新秋患滞下,食大减,至五七日

后呃作”,丹溪亦以“人参白术汤下大补丸以补血,至七日而安”^{[5]27}。对于呃逆,河间承《内经》之言“诸气冲上,皆属于火”,治以寒凉;而丹溪则认为“阴为火所乘,不得内守,大挟相火乘之,故直冲清道而上”^{[5]27}。二案的治疗均用了健脾益气的人参、白术,丹溪指出人参入脾经,可“补阳中之阴”;其次,盖“阴之所生,本在五味”,充分体现了丹溪“养胃以滋阴”的观点。

河间与丹溪的著作中均不乏涉及胃阴的论述,均是脾胃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完善胃阴学说奠定了基础^[1],两者间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河间的胃中润泽说是胃阴学说的萌芽,在河间的临证中滋阴降火仍属于辅助地位;而到了丹溪的时代,因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产生了“阳有余而阴不足”的观点,把滋阴降火放于主位,并强调养胃以滋阴,使胃阴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6 结语

综上所述,刘河间虽以火热立论,以“阳热怫郁”为关键病机,以“宣通玄府”为治法,但亦十分重视脾胃,提出“胃中润泽”的观点,临证重用寒凉药物的同时,辅以滋阴降火,并兼顾脾胃。丹溪通过亲炙罗知悌,全面继承河间学说,重视脾胃,临证用药多有创新;将河间“火热论”中“五志化火说”延伸至“阳有余而阴不足”的“阴虚相火说”,把“滋阴则火自降”放置于首位;以河间“阳热怫郁”为基础,将“郁”的病理过程进一步发挥,提出以脾胃为核心的“六郁”;并在“胃中润泽”的基础上形成了“养胃滋阴”思想。可见两者间有着传承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丰富了胃阴理论的内容,为后世胃阴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帆,魏凤琴.刘完素火热论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1):27-31.

- [2] 沈堂彪.朱丹溪脾胃观源流与特征初探[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40(6):431-433.
- [3] 宋乃光.刘完素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4] 冯秋瑜,邓家刚.刘完素火热论在脾胃病中的论治[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11):3922-3925.
- [5] 田思胜.朱丹溪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6] 李慧,聂静晓,李慧娟.路志正调理脾胃法在危重症患者康复中的应用[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20,15(8):1383-1385.
- [7] 任愉嫻,宋亚南,蒋燕.《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用药数据分析[J].现代中医临床,2017,24(3):48-51.
- [8] 刘帆,魏凤琴.刘完素火热论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1):27-31.
- [9] 赵婷,包洁,范永升.刘完素“阳气怫郁”论治火热病浅探[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1(7):553-555,561.
- [10] 刘琼,陶春晖.刘完素建构在玄府学说下的脾胃观[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9):1192-1194.
- [11] 鲍建敏,吕萍,陈震萍,等.论刘河间“火热论”核心思想及其对金元四大家形成的影响[J].新中医,2020,52(6):178-181.
- [12] 张艺瑶,陈朝元.越鞠丸在消化系统疾病治疗中的应用进展[J].实用中医药杂志,2020,36(11):1515-1517.
- [13] 范永升,徐荣斋.刘完素“胃阴说”初探[J].吉林中医药,1983(3):10-11.
- [14] 武子健,王丽,郭小辉,等.“金元四大家”治疗便秘病用药规律探析[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21,29(2):110-116.
- [15] 姜芬,杜松,战丽彬,等.“阴虚证”证名及内涵源流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0,26(12):1751-1754,1768.
- [16] 程小真,王荣.金元四大家论治便秘特色探析[J].亚太传统医药,2020,16(12):193-195.
- [17] 曹刘,张佳缘.胃阴学说源流及其理论意义辨析[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4(4):337-339.

(收稿日期:2021-12-22)